

谢冕 主编

新

中国五星
创作文库

方方中篇小说新作集

无处遁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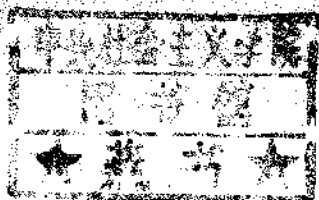
I247.57
28

90276

方方中篇小说新作集

无处遁逃

方方 著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 马朝阳

封面设计: 陈一清

责任校对: 李 蕊

责任印制: 贾爱荣

新中国五星创作文库·谢冕主编
无处遁逃——方方中篇小说新作集
方 方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20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7-303-03239-8/1·374 定价:7.90 元

总序：永恒的追逐

谢 冕

这好比是竞技场上的赛事，枪声响起，起跑者姿态矫健。他们举步跨栏，身轻若燕，无所阻挡，观者惊呼！人们望那炬火明灭，分明是为遥远的灿烂文明所烛照，那炬火经历世纪风霜，愈久而愈为鲜丽。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一批先行者已抵达终点。

这赛场向未沉寂，冠军的争夺虽残酷而无情，总有勇者走上挑战的位置。这乃是一场不流血的友善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一种灭绝，以从肉体到灵魂的伤害和取消对方为目的，而这里的“战争”，却是汲取、濡沫和彼此激励。也许有狂想的诗人宣称他的智慧和天才只来自自身，此话必不可信。文学纵然是创造，但所有的创造者都受惠于积累和承传。

这就是真正的接力赛。竞赛者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分分秒秒都在计较。究其内质，则是兼容、互渗、而充盈着博爱精神。这是一番异常感人的追逐。所有的后来者跟随着前人的步履，他们都试图超越前人，而真能实行对前人超越的却为数甚少。但那未必成功的超越精神却成为激励所有后人的财富。

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它特有的丰盈铸造那时代的文学之魂。每一个属于那时代的文学

创造者都无例外地肩负了传导当代精神的使命，不管他是否愿意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此，那些既拥有才智又与时代保持了密切联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成就为激烈争夺后的超越前人的

人。

整部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幸运的超越者写成。那些杰出的人物以包容着充实的时代精神的文学个性，跨进这殿堂。这里有既成传统对于未成传统的普泛的滋润，但都不存在简单的重复和高度一致的规范。这里有某种神圣，却不存在偶像。跨越浩淼的时间和空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构成了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精灵。在澄彻空明的天宇之上，点缀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小独立的星体，它们构成了被指称为历史的文学的辉煌。

一批先行者到达了终点，另一批接力者又跋涉在中途，而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正在出发或正等待着出发。所有的人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他们的竞争坚定而毫不妥协，他们的竞争同时也不怀敌意。当然，当外力强加而造成文学秩序的混乱时，这种和平的生态便可能丧失。但所有的竞争者的良知，都无例外地谴责这种暴虐。

本世纪某些时间，中国文学曾经受到为时甚长的来自外界的侵害。所幸这侵害目下已减少到低点。人们从这种良好的形势中依稀窥见了希望。如今创造力旺盛的接力者，较之他们的文学前辈有了更为良好的施展个人才情的机会。竭尽全力为这样的施展提供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以期在这场充满善意的竞争中造就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于时代恩惠的酬答。

以往，因为苦难的降临我们曾把文学的衰颓委过于那种不幸的笼罩。面对粗暴的指使和强加，我们抵制或反抗环境的施虐。在今日，当文学拥有了有限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对于环境的怨尤，更需要的是拷问自身：我们是否随意地抛撇了那血泪凝成的珠宝？

文学呼唤着严肃精神。若是真正的游戏人生或游戏文学，社会

公义将不会宽容。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敬意献给了辛勤而充满创造精神的超越者。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序文作者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解从事这一丛书的组织编辑工作的。这里集结的将是一批强有力的向着历史和前辈的挑战者，也将是一批丰富、充实并光大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力者。他们贡献于中国新文学的，是他们融汇了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既有异于前也有异于众的精品。我们如此期待。也许我们的期待有待于证实，但我们的期待是热切而坚定的。

自序

方方

我写小说是一种爱好。是有别于我与人交谈、通信及开会发言的另一种倾诉方式。

我相信人人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这就是：心里总是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却总是难以说出，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太长了。寒暄、公事公办、打趣、调侃是我们常见的交往方式，但它们实在是不能将人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在这样的交往中，很少令人产生倾吐之感。或许你于某一场合产生了表白的欲望，可说时又很难把你心里的东西表白得完整和明了。即或有那么一天，你表白的欲望强烈，并且思路清晰，言谈又可滴水不漏，可你又哪里能找得到一个听众呢？又有谁能够耐烦地、不嫌耳累、不怕误时地听你絮絮叨叨个没完呢？至少在我的生活经验里还没有过。于是你只能退入自己的房里，求助于笔墨，把淤积于自己心里所要倾诉的所要发泄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写出来。纸和笔是世界上最宽厚、包容量最大的听众，你尽管痛痛快快一泻千里地倾吐你的，它则一句不少包罗万象地收容它的。每当你倾诉一尽后，人心的那种畅快那种愉悦真是难以言喻。你的寓意，你的良苦用心，你的表白，你的隐语，或你选用的细节，你反复提到的某一物件某一地方乃至某一季节，林林总总，是很多很多人永远也读不出来的。或许会有一两个知你甚深的人会品出你的意味，可他们也只能是

局部所知。而更多更多的人——无论是津津乐道者还是指手画脚者都是根本就无法把你溶在文字里的用意掏空而去的。你真正的动机你真正的目的，实可谓“除却天边月，无人知”。

所以读者或评论家是永远都不可能通过作品参透作家的内心所思的，他们是永远也弄不明白作家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在怎样的心境下写完每一部作品的。当然，也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这些。我写我的，按我愿意写的写；你读你的，按你所想象的去读。每个人（写的和读的）都自自在在地勾勒出一个自己的世界，这岂不是最好的么？

目 录

总 序:永恒的追逐	谢 冕(1)
自 序	方 方(1)
随意表白	(1)
行为艺术	(51)
黑 洞	(115)
无处遁逃	(158)
一波三折	(208)
三 人 行	(237)
附:方方主要作品目录	(274)

随意表白

1985年的秋天令人心碎。

在春天一个恍惚的早晨，我写下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一行会觉得别扭，但在某一座城市里的某一个人，他却会感到一种心颤。因为只有他才能读懂这句话全部的内涵。

雨吟坐在我的对面，我这样为她的故事开了头，她感到满意。她说我知道你能为我写好。

雨吟依然像我十年前认识她时那样满脸光彩。她的笑容依然甜美迷人。只是她的眼角已浅浅地爬上了纹路。时光是犁，谁也摆脱不了它的耕耘。我们有很久没有来往了，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日复一日简单而苍白的日子莫名其妙间就磨蚀了人们交往的兴致。而在那之前我们是极好的朋友，在一间集体宿舍里同住过三年之久。

雨吟靠在我的沙发上，优雅地抽着一支烟。她微微地噙起唇，一缕青烟便从她朱红色的唇圈中徐徐上升，仿佛有一只手正牵引着它婀娜的身姿。

雨吟说我好想我们从前那个小房间呀。

我惊异地望着雨吟，不由问：“真的？”

雨吟认真地点点头。有阳光从窗户射入，在雨吟脸上落下两块

光斑。

我想起1985年那个湿热的夏天。想起雨吟从豪华旅游船归来的那个晚上。正是那天雨吟对我说，她厌倦住集体宿舍了。她要争取一个单间，让自己有一块自由的空间。我以为她又在呓语，又在想入非非，不料她却行动了。那之后，她到处游说，凭了她的名气，凭了她主持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凭了她日益加大的工作量，她应该有自己的房间。暑气未尽，雨吟的目的达到了。她搬到了我的楼上，原来住那儿的一对小夫妇刚刚调到遥远的南方城市。搬家的那天，雨吟像一只顶欢乐的鸟儿，在屋里唱进唱出，起劲地捆着行李，仿佛全世界的幸福都被塞入了她那个小小的行李卷。一个模样儿很男性化，脸上显露着浓浓的成熟感的男人帮她把行李一件一件拎到了楼上。我一直斜躺在床上看着雨吟忙碌，雨吟阻止了我意欲帮她的念头。直到临出门一刹那，雨吟坐到我的床边，望着我说：“我不是不想同你合住，我实在是太想要一个自己的房间了。”

我说：“这很自然。你也成全了我，有空还来玩。”

雨吟点点头，飘然而去。行至门坎，她忽而转过身羞涩一笑，说：“他叫肖石白。”

雨吟的笑意向我说明了一切。她使我感到一阵阵怅惘，孤独感由四面八方袭来。此后许许多多的黄昏，我都碰到雨吟同那个叫肖石白的男人一起散步。雨吟瘦削的肩叫肖石白挽着，那姿势显得很温柔体贴。雨吟侧着脸跟他讲话，一脸的甜蜜，一脸的娇嗔。这情景很容易让人生出感动，觉得爱情真是美丽动人。

雨吟留给我一个凄清的房间和无数个寂寞长夜。虽然我能静心地读书；能在一个晚上处理掉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许多无聊又无用的电视剧本；能快意地躺在床上嚼着口香糖闲翻一本杂志，让柔情如水的轻音乐起伏荡漾在整个房子里；还能让喜欢我的男人久久地坐在房间唯一的椅子上陪我聊天，甚至在他们当中某个忍不

住拥我入怀时也不必担心有人突然归来。这份自由是雨吟为我腾出来的。然而，我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感到雨吟的离去是我生活中的损失。我的失落超过了我之所得。我自小没有自己的单间。上大学后仍是六人一间。同雨吟的合住，已是我居住房间人口最少的岁月。我十分满足我已习惯不自由，为此对到手的自由反倒生出些恐惧。雨吟不理解我，她摔手而去。她的笑语，她的硕鼠般吃零食的咀嚼声，她没事找事地长吁短叹，还有她一遍遍练习演播稿的标准普通话也都在那一天随之而去。黑洞洞的单间，阒无人声，使我为之不安。每逢那时，我便回想雨吟住在这儿的情景。回想夜晚关灯后隔着夜的幔布各各躺在自己的床上絮絮叨叨聊大天的那种氛围，真让人心驰神往。别人的隐私，领导者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男人们的可笑以及我们自己的情感，都在那个小小的却是温馨的空间展开。有时是满屋月光，有时大风呜呜地吹刮着窗子，有时雨水漫过门槛将床上的脸盆和鞋全都漂起，有时屏息着听老鼠在墙角磨牙以及凶狠地啃门。那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嵌在记忆之中，挥之不去。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反反复复地将那间小屋当作一种美丽来回味，实际是在回味我永去不回的少女时光，是回味我余韵无穷的青春岁月。我在雨吟走后又在那间小屋里住了五年时间。后来终于在一个温暖的冬天跟着我的丈夫住进了他的两室一厅。

记得那天丈夫用三轮车载走了我的行李和书，而我却一步三回头地向我的旧居告别，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嘻嘻哈哈的女孩笑闹着往里搬东西。她们红润饱满的面庞，黄得十分灿烂的超短裤和有意耸得又高又尖的胸脯都在向我显示着青春。如我初去时一样。我曾带进一盆文竹和一副羽毛球拍进那小屋，出来时，文竹已早被老鼠啃光而球拍弦断尽，木框亦在潮湿的墙角腐烂。那间小屋把我的青春褪尽，现在又来褪她们的了。

现在想来，1985年的秋天并无什么惊人之事。该谢的花依时

而谢，该落的叶依时而落。在无垠的时光之中，它实在平凡也实在短促。这一年甚至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供人闲谈，很轻易地它流失在千千万万个人记忆的沙漠之中。曾经，我问过一些朋友，关于1985年你们还记得些什么？朋友们皆茫然相视，无言以答。只有一个女士忽而说，1985年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有7斤半重。

然而对于我，1985年却是非同一般的年头。这一年我的心被一双有力的手撕揉碎了。现在的心脏，乃是好几年好几年的时间经线缝合而成的。每一年西风扬起，落叶纷飞的季节，都有血悄然地渗出缝线，向周身蔓延。悲凉总是比冬天更早地袭击着我。

在一次我和雨吟同坐在一间小小的酒吧里聊度寂寞时光时，我忍不住说了我的感受。

雨吟那一刻深深地勾下头，良久方说：“我也是。”

雨吟在1985年中改变了她的装束。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雨吟喜欢黑色。她一口咬定黑色是高贵的象征，而她的气质中最缺少的便是这个。我曾力劝她不要刻意去追求高贵，自然最好。一个人自然适意，自会有独特魅力。雨吟不睬。雨吟出生于贫寒之家，父母都是工人。天生丽质使雨吟一再走运，直至30岁她几乎没有失败的经历。她之所以匹马单枪未曾被一个好男人带走，实在是因了她的浪漫和幻想。她从电影和书本中为自己虚构了白马王子的形象，而这个人在她的生活中一直未曾出现，一直到她遇到肖石白。没人知道肖石白是不是她梦里的那一个，就我的观察来说如果正是，那么雨吟的想象力也太一般化了。因为，我眼里的肖石白并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富有魅力。他的眼睛中流露出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助的神情令人怀疑他魁伟的肩臂是否正像它的外观一样，能让人稳稳地依靠上去。我对雨吟说过我的直觉。雨吟明显表现出不悦。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道理对每个人都起作用。

想必肖石白是一个不喜欢黑色的人，雨吟为此而改变色彩。当

雨吟身着天蓝或大红衣裙飘飘然地在办公室亮相时，所有的眼睛都被这蓝色火苗或是红色火光照得发亮。于是议论纷起，说雨吟又换一套法子来勾引男人了。

仍然是夏天的一个中午，天空无云，四周极其极其地明亮。太阳把整个世界都照耀得刺人眼目。电视台的汽车在宿舍院子里呼进呼出。没有停车场，院内的空地便是它们的憩息之处。轮胎一次又一次卷带起灰尘，再三再四地让步行于斯的人们两眼迷离。

我站在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前。我要陪我的主编去长江边上。那里有一个电视剧正如火如荼地铺展着场面。女主角虽然才25岁，却也是一个准明星人物，艳丽无比。与之相应的是派头也大而无比。我们这个小小的影视刊物得靠如她一样的人来扩大发行量。我们总希望她们能有数不尽的花边新闻供我们每月撷取。如此，我们的奖金额更能水涨船高。风闻这位年轻的女主角与一个香港歌星往来密切，我们很想抓住这个新闻。主编的朋友的舅舅和女主角的姨夫是同事，他便只好亲自出马。主编让我一同去，听他采访，尔后为他执笔。至于稿酬，主编说因是内部稿酬，钱不多，全由我得。我站在面包车前，正等我那迟迟不到的主编大人。

我的身边站着几个亦在等人的司机以及将同去江边看热闹的闲杂人员，他们高声武气地谈论着关于女主角和香港歌星你来我去的故事。其实在靠着大海的南方城市，这种故事已繁多和大众化得引不起人们多少谈兴，而在我们这座远离大海的南方城市，却很容易使一根根呆滞的神经兴奋起来。

雨吟便在这时从大门口娉婷而来。她脸上依然挂着永远固定并永远甜美的笑容。笑到什么分寸才能使面部最美，是雨吟长久研究的课题。在与我同居一室时，她每天至少有一小时时间专门用来对着镜子作各式各样的微笑。这是职业训练，如同书法家早年的临摹。

雨吟穿了件粉色的蝙蝠衫，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紧紧包裹着屁股。乳白色的高跟鞋“的的笃笃”地敲击着水泥路面。见到我，雨吟美丽一笑，翻起手掌很淑女式地在胸前摆了摆，尔后大大派派登上一辆乳黄色伏尔加。雨吟飘逸优雅，风度迷人，令我们这边站着的一排男士两眼发直。

伏尔加屁股冒着烟消失在墙外。我感觉到好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我猜想那是为自己今生得不到雨吟而作的叹息。我不觉心底一阵暗笑。在暗笑尚未结束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仿佛是刚刚喘完粗气心情尚未平伏便又提高嗓子发牢骚的声音。

司机小墨说：“骚！看她那两瓣大屁股，松得直往下垮，起码有十个男人碾过。”

小墨的话令我骇然。

然而却引得适才叹息的人们的狂放大笑。笑声在明亮的阳光下如波浪起伏。和小墨站在一起的司机小师笑完说：“你看人家……”他点了我的名字。他说：“怎么看浑身上下都紧绷绷的，一次都没有开花。”

于是又有人笑，而且一律地扭过头来打量我，仿佛审视我可如小师所说一般含苞待放。

我羞愧难当。只几秒钟，我想起什么，毅然钻入车内，将车门狠狠地关上。狭小而闷热的车厢里，一阵阵寒气从我心底袭来。

1985年的雨吟和我已是台里为数不多的单身女人了。25岁一过，人们便开始在茶余饭后议论我们，把我们起于青萍之末的点滴事情当作无聊日子中的文化娱乐。我老早就对雨吟说过，我们得赶紧嫁人。否则，因为我们，他们的嘴会起茧皮，而腮肌也会发酸的。这种伤害他人健康的事我们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们得人道一点。雨吟说是，这也很影响形象，影响城市美容。外国人一来，看满街都是厚茧壳的嘴唇，还不都给吓回了国？

在那一年的夏秋之交，雨吟正热恋着肖石白。应该对那些背后

胡说八道者作一点反击的是：漂亮而且高傲的雨吟是头一次迎接她生命中首场爱情暴风雨。记得所有的一切归于平静后肖石白同我深谈了一次。其间他谈到当他在床单上见到雨吟因他而出的鲜红鲜红的血之后，他才知道他并不是十分了解雨吟，也才明白，他是头一个进入雨吟生命中的男人。从那时他便明白他一生中必然有一个他永远也对不起的人。

然而在那个太阳发亮，尘灰飞扬的夏日中午，人们在白色的面包车旁大声且放肆侮辱雨吟时，雨吟尚是一个真正的处女。所有的关于“碾”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之后。

显然，一切起因都来自那艘著名而豪华的旅游船。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艘船，放弃过很多次上那儿的机会。我总觉得我生命中许多东西都无形中与船发生瓜葛。久之，船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死结。在一艘船沉了之后，又有一船漂来，让人无奈的是，由船载来的总是短暂的欢乐和长久的痛楚。在我心里很空荡的时候，我便不由自主地往江边走走。沿着江堤，溯水而上，总幻想我熟悉的船能再次鸣笛而来。1985年的秋天，我记得隔着很多的人我看见了他。他扬起手臂欢乐地叫喊我的名字。船上的铁链哗啦啦地响在各式各样的呼喊欢叫中。在那些喧嚣里，他的声音具有着格外的穿透力，他直奔我而来，鼓荡着我的耳膜。一瞬间，在我心里沉睡了很久很久的意识忽地涌上了心头。我微微地笑着，通红着脸，将他迎下船舷。从此后，我一走上船，便想起那个场景。那是一场恒久的苦难的开端。

雨吟则一次又一次摩登地走上豪华旅游船。每至盛夏，这里都要举办“盛夏清风”晚会，雨吟年年来此作节目主持人，将她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微笑化为清风一股，传及他人。

夏天的夜晚，繁星无限。江上清风徐徐，头上明月高照。大船如虫，缓缓地爬行在平滑的水面上。曼舞轻歌，莺啼燕啭，一如蔚蓝

的天空环绕地球一样，那些声音也包裹着船，令船上的人比岸上的人更易于产生遐想。雨吟做了多年节目主持人，她的面孔人人熟悉。走到哪里，总有喜欢她的人簇拥着她。这使雨吟十分地渴望安宁，渴望一个人在夜色茫茫的长江上静思。为此，节目一结束，舞会刚开始，雨吟便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炫目的彩灯之下。她走到了船头。

也有别的人同雨吟想到了一起，远离难得的热闹，寻找另一种感受。船头正伫立着一个男人，一个满腹心事狠狠地吸着烟的男人。雨吟走近船头时，他正将那支烟蒂扔出手。雨吟看到一个小红点在漆黑的江面上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尔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雨吟在刹那间心头陡然一顿，她想我的一生是否包含着如此的意味？她不由抬头看了看扔烟蒂的人。恰那时，那人也正看着她。于是，雨吟很职业性地嫣然一笑，算是致意。那人便回笑着走近她，且说：“我叫肖石白，晨报副刊的记者。”

雨吟说：“你好。”

两人一时便无话了。雨吟没有介绍自己的习惯，她的潜意识里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应当然地认识她。

肖石白仿佛是等了一两分钟，方说：“你不把你介绍一下么？礼尚往来呀。”

雨吟诧异地一瞥他，淡淡一笑，说：“可见你不大看电视。”

肖石白说：“我常看的。但是我认为电视里和生活里的人应该是两种样子的。”

雨吟又一次诧异，说：“为什么？”

肖石白说：“在电视里得端着架子，为了形象美好，让各式各样的人喜欢，她必须得考虑灯光呀，拍摄角度呀，微笑的分寸呀，还有声音的柔和呀，神态的庄重呀，诸如此类外在问题。所以我在电视里看到的主持人或播音员什么的，总觉得他们经过太刻意的塑造，如同大半个艺术品似的，缺少人天然的鲜活之气。而生活中的人则